

doosri ve-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简单 生活

【灯火阑珊处丛书】

DENGHUOLANSHANCHUCONGSHU

斯 妤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 简单 生活

【灯火阑珊处丛书】

DENGHUOLANSHANCHUCONGSHU

斯 妤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简单生活/斯妤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

(灯火阑珊处)

ISBN 7 - 80673 - 316 - 7

I. 简... II. 斯...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7214 号

丛 书 名: 灯火阑珊处丛书

书 名: 简单生活

著 者: 斯 妤

策 划: 谭 湘

责任编辑: 刘红哲

美术编辑: 赵小明

封面设计: 蓝海洋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刘红哲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 a i l: [hswycbs@heinfo.net](mailto: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昌黎县人民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42 千字

印 张: 7.375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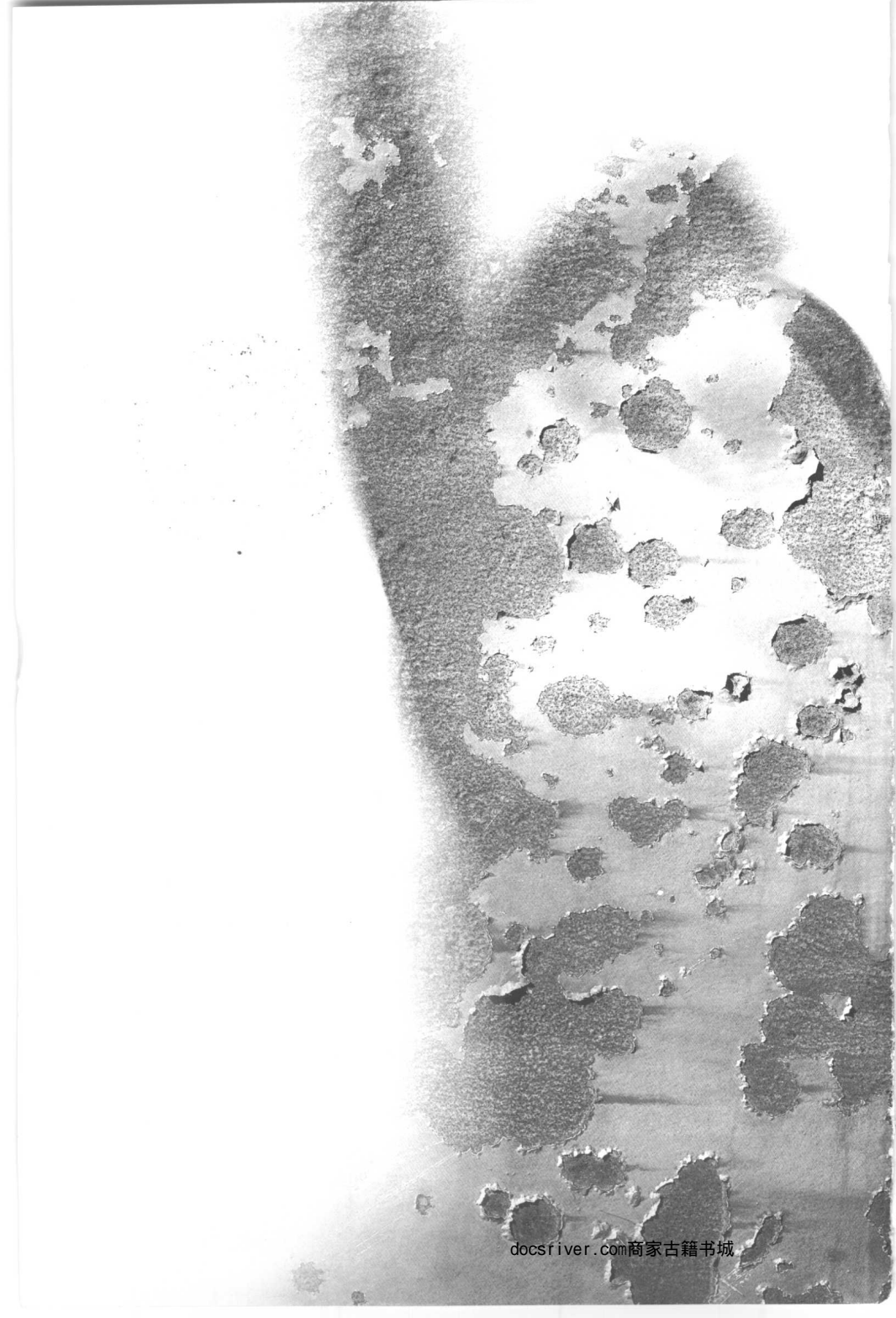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 - 80673 - 316 - 7/1 · 195

定 价: 1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1 故乡  
5 梅林  
8 家  
12 碧水长流  
15 给梦一把梯子  
19 窗外  
25 在海边  
29 静物  
32 白漩涡  
36 敲门  
39 开始  
42 人在北京  
45 某年某月  
49 文章作法  
53 心的形式  
62 幻想三题  
66 我与北师大  
71 有一种眼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DENGHUOLANSHANCHUCONGSHU

灯火阑珊处丛书

- 75 两种生活  
78 读书的历史  
81 给灵魂一席之地  
83 升腾与坠落  
87 无法藏匿的自我  
90 轻与重  
93 时间是无声无息的流水  
95 柴米油盐书  
97 简单生活  
100 闲暇的滋味  
103 也说足球  
105 幻觉  
107 夜晚的奥秘  
109 诗歌，从庸碌的生活中升起  
112 先锋是一种精神  
115 语言魔方  
118 以袜结绳  
120 人面兽心与蝇营狗苟  
122 写作的女人  
124 寄远方  
129 倾听，阐述，与追踪  
132 年头岁尾  
135 语言：背弃与钟爱



- 138 阅读与沉思  
144 写在新年边上  
  
146 阿端  
151 应婆子  
156 文莲女士  
161 近邻  
166 玉兰仔  
171 玫珍  
175 方姑姑  
178 美玲  
181 安宝  
185 锦云姐妹  
188 美倩  
193 汪娘与琼  
196 特派员  
200 二舅  
205 祖父  
210 歪嘴仔  
216 回想外婆弥留之际  
223 似曾相识蒋子丹  
225 永远的冰心



11/15/97/16



## 故 乡

故乡——无论繁华的，荒凉的，美丽的，丑陋的——只要是我们的家乡，只要是生我们养我们的故土，她对于我们，就是亲切、温馨的。而我的故乡呵——我敢说，我的故乡不仅在我和我的同乡们心中是温馨的，她在每一个曾经踏上她的土地的人心中，也永远是美丽芬芳的。

是的，厦门是美丽的——美丽得可以用“妩媚”二字来形容她。你想想，浩瀚的万里碧波之上，宛然浮起两个娇小玲珑的岛屿，袅袅婷婷，并肩而立，活像一支清丽的并蒂莲。天空像蓝宝石一样湛蓝而明亮，洁白的浮云缓缓地流着；海波翻卷着白色的浪花，金灿灿的沙滩绵延而去，花边一般镶嵌在岛屿的四周……椰子树，芭蕉园，紫藤萝，郁郁葱葱地装扮着海岛的躯体；红砖别墅和幽静小巷，疏密有致地罗列在海岛的怀中。翩翩的海鸥，呼啸的鸽群，袅袅的白鹭，终日在她耳鬓厮磨、嬉戏。阳光下，绿琉璃瓦闪闪发亮，紫艳的三角梅攀援、上升，海风携着桂花的清香，轻轻叩开每一扇窗户，簪入每一户人家……

当然，厦门的美远不止于此。厦门的美还是流动的，蓬勃



的，生生不息的！——你只要去到海边上一站，听着脚下“哗哗”的涛声，望着对面葱茏挺拔的鼓浪屿，不，你甚至可以闭上眼睛，将“哗哗”的潮音当作催眠曲来听，进入蒙蒙眈眈的半睡眠状态——即使这样，你也会惊喜地发现，对面的鼓浪屿，你脚下的厦门本岛，原来都是活的，动的，有着勃勃生机的！因为，你看到，海波从天边席卷而来，一层层地连连不息；海面如无数毗连的秋千，左右摇荡，上下起伏；浪花像一群群快乐的海鸟，张开雪白的翅膀，争先恐后地扑向海岛，然后，劈里啪啦地甩下一串串湿漉漉的笑声。海面上，无数波浪在回旋，海洋如一片连绵不绝的沸腾的群山……你还看到，抱臂端立于碧波之上的海岛，也并不是磐石一样呆板、顽固、死气沉沉的！——一阵阵卷向她的浪头，一声声打击石壁的涛声，还有如大地一般躺在她脚下的连天奔涌的海波，催发了她的生机，引动了她的力量，使她变得如同一座轻盈的浮桥，一艘欢快的游艇，或者，干脆就是一朵硕大的浪花，在沸沸扬扬的浪尖上跳荡着，起伏着，奔涌着了！——这时，你若是把你的目光移到海上，那它刚一挨着水面，就会翻着，卷着，随波滚去了……你昂首望天，天上白云如注，“汨汨”地流着；你俯身看海，海上白帆似蝶，翩跹地舞着；你闭目谛听，耳边涛声如鼓，到处是“哗哗哗”、“轰轰轰”的一片！于是，你只能由衷地赞叹：好一幅流动的图画！好一片活泼的山水！

可是，还有你看不见的哩——我们厦门的空气，也永远是活泼新鲜的！无论春、夏、秋、冬，厦门岛上永远有蓬蓬的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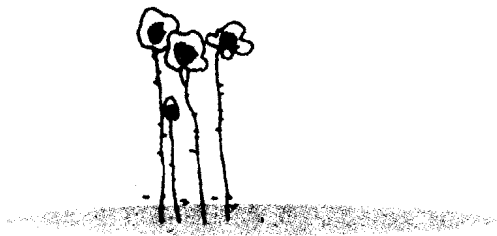
风拂你的面，吹你的肩！即使是“七月流火”的盛夏酷暑，地处亚热带的厦门，也总是海风森森、花木摇曳的。你只要打开窗户，或者夹一本书，端一把矮凳到过堂里、大门口一坐，立刻会有飒飒的海风朝你奔来，把你的短发、绸衫吹得呼啦啦响，把你的郁闷、烦躁吹得无影无踪！——流动的空气弥漫着咸腥的海上气息，杂以岛上遍布着的热带植物的芬芳，有时还带着缕缕呢喃的鸟语——这样清新甜润的空气，更如诱人的醇酒，使人心醉……

当然，你不必因此就以为，厦门岛上只有鲜艳的色彩、活泼的生机，而没有静谧，没有温柔——厦门海滨的夜晚，是一支最娴静、最柔和的小夜曲！你看，新月升起来了，海洋如一个昏昏欲睡的婴儿，停止了嬉闹，停止了哭啼，只剩下摇篮似的徐徐晃动，幼儿般的均匀呼吸，以及海水扑打岸石的催眠曲似的“刷刷”声……长满牡蛎壳的古老的石桥上，投下了一对对颀长的身影。汨——汨——汨，一片桨声中，几只小船轻轻荡开了，海面上，像是飘起了几片轻盈的落叶……海风习习，传来了悠扬的琴声——这是鼓浪屿的钢琴手们争相奉献给这个月夜的。你再看，岸上，高大的椰子树哨兵似的散立着，灌木丛里不时传来如唱的虫声。乘凉的人们头枕着胳膊，怡然地歪在沙滩上。有的听着海涛，有的盯着萤火虫的绿光，有的徐徐地、漫不经心地弹着吉他……海波与沙滩相接处，蹲着一个白衣少年，他专注的目光下，小小的涟漪在金色的细沙上呢喃着，缓缓地、亲切地朝他的脚边爬来……空气中，到处是温



馨，到处是静谧，到处是陶醉……呵，不，这就够了！——这样的月夜，这样的海滨，你还能找出比它更温柔的来吗？

我以前曾说，我的故乡没有摩天的高楼，没有巍峨的宫殿，没有如潮的人流。然而如今我要说，我的故乡所有的，比起这一切来，要迷人得多，珍贵得多！——厦门呵，我的故乡，你可知道，我是怎样为你骄傲呵。



## 梅 林

那时候真年轻。十八岁的脸庞浑圆红润，皮肤亮得如同刷过一层油。身体也绝不似现在的纤细。身体厚实并且挺拔。圆而结实的双肩轮流担负着百来斤的担子，在那时是家常便饭。

但是挑着裹满了海泥的海枷椏上山去却不是轻松的事。山很高，是方圆几百里最高的那座。阿伯阿婶们敬畏它，恭敬地称它“岩神”，女仔少年家则比较放松，他们只叫它“岩”。

上一趟“岩”要近两个小时，早早地起来，挑粪水，或者挑海枷椏上山，去沏在山顶上的水田里。山路蜿蜒蜿蜒，漫长如浩浩的人类历史。海枷椏在两肩来回地换着，似山，似磬，终于越来越泰山压顶般地压在肩上压在心里。

于是便极深地体味人生。幸福不再遥远，不再富丽堂皇——对于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的负重跋涉者来说，空着肩，甩着手，在熙熙攘攘的中山路上闲逛，便是幸福，便是奢侈。

但早春的时候上“岩”去，后来却成为我的希冀，我的向往。

当终于觉得两腿已不复是肉体，而是僵硬的木拐，再也迈



不动一步路的时候，岩顶的水田正好转到了眼前。于是，拚足最后的力气，把山一样的担子甩到田里，人便重重地跌坐在田埂上。

横着，躺着，苍翠的田埂供给劳作者舒适的眠床，歇够了半个时辰，活力渐渐回到体内，于是，芳儿过来拎起我，带我去游“岩”。

“岩”有青柏相思、野梨野桃。“岩”上杂草茂密，树影如穹。芳儿很快活，她溜上树去，摘青柏蕾，寻相思子。

我却仍是疲惫。我拖着扁担绳子，懒洋洋地闲逛。

但是一片耀眼的白光使我身心一震——眼前转出一个山洞，洞口横伸着几丛怒放的梅花！

大脑迈过片刻的空白，惊喜攫住我的心。我想我遇上了世外桃源。

当我低头弯腰，小心翼翼地躲过洞口的梅花，进入山洞后，我发现它既不是桃源也不是山洞，它是一片拐了弯又凹进去的小小的梅林！

我现在已不能复述那片梅林的具体形状，几年来牢牢占据我脑海的是一片辉煌与迷蒙：

梅树怪异，风骨铮铮。或肃穆，或豪放，或傲然，或诡谲，每一株都充满意志充满个性。一片鲜明而怪异的褐色中，弥漫起伏着连绵的洁白。竞相盛开的梅花，云一样地积聚，雾一样地弥漫，似火燃烧，似浪奔涌，似无数个雪天的小太阳闪烁闪烁！每一朵都静静地放着银辉，吐着光芒，温馨而璀璨。

小小的山洼，被这万千洁白的太阳照耀得辉煌而迷蒙……

面对这洁白，这辉煌，不知为什么，我没有产生那个时代应有的“崇高”与“庄严”，而是，我无法遏止地想起雪白的礼服。

我突然强烈地渴望穿上雪白飘逸的结婚礼服，穿过这一片宁静而辉煌的梅林，走向教堂，走向新房，走向生命所有未知的领域。

我甚至渴望毁灭，渴望死。因为死也是洁白而辉煌，辉煌而洁白的……

后来，当我一次次颤栗着心再度寻找这梦一样的梅林时，我发现它不复存在了。

我至今不明白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抑或只是一个梦？我也不明白以我当时的单纯与虔诚，何以会涌出那些异端的思想？

但那岩上的梅林，那梅林里的辉煌与迷蒙，那辉煌与迷蒙里的陶醉与梦呓，是鲜明而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了。虽然算起来，我告别那健康红润的少女时代已经十四年了。



## 家

外祖母的家紧挨着港湾。那是闽南海边的一个普通小镇。鳞次栉比的一排“竹篙厝”里，有我魂牵梦绕了三十年的家。我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矮小瘦削的外婆把这个家建成了我的乐园。楼上楼下是我疯跑的场所，二楼平台上有我开辟的菜畦，天窗里流泻下来的月光，我把它当成宝石来欣赏，虔诚地一跪就是半天。屋后的葡萄架下，每到夏夜便是老祖母略带沙哑的嗓音，一遍遍地讲述神秘故事，连星星也受了吸引，探出身子来倾听。虽然大门上的铜环里常常有绳子伸展下来，拦腰拴住我的弟弟和妹妹，外祖母却始终对我网开一面，任自由和欢乐无边无际地覆盖我。

接下来是天灾人祸争相肆虐的三个年头。三年里家中少了笑声，多了嚼菜根、喝清汤的叹息声。老人们饿得连皱眉头都没力气。孩子们饿得天天噘着手指在阳光下发呆。我背着书包有气无力地往家走。刚拐过横街，隔着港湾便看见外婆站在屋后的土台上，用手遮着前额朝这边眺望。饿得腰已直不起来的外婆终于看见我了，嘴角绽出灿烂的微笑。她有些诡谲地朝我摆手，示意我别走大门，沿邻居家后院的小路直接到厨房。我



走进厨房，外婆已把厨房的门掩上，正从冒着热气的锅里端出一碗绿油油的食物来。我顾不上道谢也顾不上看碗里是什么，三口两口便将食物倒进肚里。

吃完后才知道碗里装的是番薯叶心。

那一阵全家的口粮是番薯叶，又苦又涩难以下咽，外婆心疼我，将嫩绿的番薯叶心一片片挑出来，拌点油（珍贵无比的油！）拌点盐藏起来给我吃。

拌了油的番薯叶心比清水煮的又老又涩的番薯叶好吃上十倍，外婆天天支走小舅小姨给我开小灶。每次吃完后看着外婆那憔悴的面容佝偻的腰，我尚不省事的心里也会涌起阵阵涟漪：家多么好，亲人多么好啊！

父母的家搬离老屋，迁到母亲学校的宿舍时，家便成了一个狭小又鼓鼓囊囊的口袋。一间教室用竹帘一隔两半，里面是父母和小弟的卧室，外面是饭厅兼妹妹和我的闺房。有客来房，饭厅与闺房又变成了会客室，床板与矮凳同样供客人落座。碰上饶舌的访客，几杯安溪茶落肚更是谈兴遑飞，无意告辞，我和妹妹只得恨得在里屋跺脚。事后向父亲抗议，父母总是温和地一笑：“是旧日的学生，好些年不见了。”

不过家虽狭小，温情却如空气一样弥漫。下班回来，母亲总是不停地忙碌，不是呆在厨房里研究菜谱，为家人烧制可口的饭菜，便是埋头案前，裁布料，做衣服，精心装扮每一个家庭成员。母亲的烹调、缝纫技术堪称一流，便时常有父亲的同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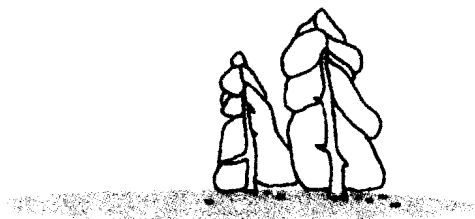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事来要酒席吃，有母亲的同事来求裁衣做衣。父亲不堪烦扰，时常皱眉。母亲却一概来者不拒。我时常纳闷母亲那样瘦弱的身体，如何有那样充沛的精力。每次都是我们一睁眼，便看见母亲忙碌的背影，夜里醒来时，母亲的房里总还亮着灯。我们姐妹时常戏称母亲是铁打的身子豆腐的心。而且至今我们仍常遗憾母亲那充足的精力没有传给我们（我们姐妹都是懒散的人），而母亲如今已六十出头了，仍旧天天不停地操劳，似乎从没有感觉疲倦的时候。

母亲里里外外操持的时候，父亲总是静静地在里屋看书。父亲早年即是闽中地下党成员，他介绍入党的人里有的早已在省里身居要职，父亲却从土改后自愿转到教育界起便始终留在教育界，而且渐渐从正职当成了副职。父亲的许多学生为父亲不平，因为他们深知父亲热爱教育爱惜学生，也深知父亲的才学与清正不阿，父亲却始终泰然。我常常觉得父亲身上有种大智慧，他认为结果就行为（不媚上欺下，不蝇营狗苟，不与官场周旋）来说十分公平。或许他想要的就是这种适心怡性、不扭曲自己，以及随之而来的淡泊与安静？总之，父亲在家的时候（此时正是“文革”盛期，打斗吵闹甚嚣尘上，父亲作为走资派下台后，因历来爱惜学生，在师生中口碑好，故蒙两派学生默许，回家逍遥），他捧在手里的书，他透过眼睛流露出来的目光，甚至父亲床头那盏橘黄色的灯，总是令家中弥漫着一股恬淡、安然的气氛。这气氛我至今一闭上眼仍能真切地感受到。

告别父母亲的家，独自踏上自己的人生旅途至今已近二十年了，二十年里说不上腥风苦雨，也常常有忍不住要放声痛哭的时候。每次痛苦要淹没我的时候，母亲坚忍的背影、父亲泰然的目光常常会蓦地涌进心里，使我顿时猛醒，顿时收束起眼泪，并为刚才的泪下如雨羞愧。由此我常想，一个温馨、慈爱、智慧的家对于生长中的心灵、漂游中的心灵是多么重要，多么不可或缺啊，但愿我也能为儿子营造一个这样的家。





## 碧水长流

童年时摇晃着羊角辫，天天跑到四姑婆家屋后的小池塘边，或浇灌或拔草或默默地守望，一往情深地照料那一小畦湿漉漉绿油油的空心菜，仿佛照料一只无助的小动物或两岁时那心爱的洋娃娃。小小的菜畦是五岁的事业亦是五岁的骄傲。我为它抛弃嬉戏与热闹，它则带给我平静孤独与默默的梦想。

那时候我放下手中的小锄头便坐到池塘边光洁可鉴的石板上。这石板原来锐利粗糙如今平和光滑，它记载着洗衣妇们的日日辛劳。我把白净的脚丫伸进碧绿的池水里，看涟漪泛起，一圈圈静静扩散。不远处那座乳白色的教堂正传出管风琴低沉而庄严的乐声。

我幼小的心灵突然强烈地感受到那份平和宁静，那份深沉的庄严。我相信这是地上的音乐亦是天上的音乐，就像我脚下的池水既源自地下亦来自远方，来自天上一样。

当然，这关于池水的认识是四姑婆灌输给我的。她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又是个充满玄思的老太婆。她沿着这池塘从少女走到暮年。她常说人会老地会老天也会老，只有流水不老，流水如圣经，日日苍翠。

后来我告别小镇告别四姑婆家日日苍翠的小池塘，这时我已不扎羊角辫也不爱湿漉漉的空心菜畦了，我已十七岁，我正和同龄的伙伴荷锄走向冷清孤寂的青春。

在集体户那所破旧的老宅后面，却依然奔流、荡漾、歌唱着一条苍翠的小溪。上山时我赤足走过它，溪底的沙砾纷纷聚拢向我致意，仿佛我是隐居的女王。溪边那光洁可鉴的洗衣石既令我惆怅更令我坦然。它使我想起又简单又智慧的四姑婆，她带着满手的老茧和一整套玄思溘然长逝，教堂的管风琴虽不再奏响，但洗衣石依旧横卧依旧日日收获女人們的辛劳。我赤足穿过溪流，宛如穿过一个漫长的世纪……

这时芽儿正在前边兴奋地喊我：

“快走快走呀，你看他们已走进彩虹，你看他们多美！”

我抬头，我看见雨后的山脚下，几个年轻的生命正依次走进彩虹里。肩上的锄头是他们的旗帜，而彩虹，那美丽的弧形光环正把他们的过去与未来连接。他们神圣而庄严。

脚边的溪流欢快地奔流，荡漾，它们不舍昼夜，呼啸前行。

然而更早的记忆里还藏有别的東西。

似乎是夏天的黄昏，我随着惊慌骚动的人群涌向几里外的海滩。几乎全镇的人都来了，大人们都睁着恐慌的眼睛在窃窃私语。我不明白也不关心这一切，我只是跟着明哥儿起劲地往



前挤。因为明哥儿说，海水把一个怪物冲上岸来了，它或许是无头妖怪或许是海底来的大狸猫。我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脆弱，所以我面无惧色一心想要目睹壮观的场面。

但是突然我和明哥儿撞到一起了，我们两人立刻就手脚冰凉双腿发软，从心底狂呼妈妈和奶奶。我们看到的不是妖怪也不是大狸猫，它是一个长发、嘴鼻都挂满海泥的龌龊肮脏丑陋可怕的孤零零的女人头！

这件事肯定给我极大的刺激，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害怕男人，害怕丑陋，害怕热闹，并且再也没有勇敢与无畏。我甚至害怕长有海枷椏的长长的海滩，因为那个悲惨的女人就是因为丑陋而被丈丈杀害的。她被带到海上然后被打蒙打死然后被分尸五段抛进大海而大海把她变得更加丑陋的头颅又送回海滩。它先被海枷椏缠住然后又被海水冲上海滩，它使那狠心的丈夫的换妻计划变成了南柯一梦。

那女人是千里迢迢从北方来探亲的，她一定很高兴见到大海，而大海成了同谋者把她吞噬了。

后来我常常想溪也好海也好，它们有时候很美，很有诗意，有时候却那样残忍，那样盛满了罪恶。为什么洪水不能不泛滥，大海不能不如猛兽咆哮，人类不能不互相残杀，天地间不能事事平和与安宁？

但是再一想，洪水不泛滥，大海不咆哮，甚至人不再杀人，水不再覆舟的时候，世界就要顿时寂静下来，也就是说世界就要死了。

## 给梦一把梯子

小时候，因为喜爱唱歌跳舞，我崇拜一切到镇上来演出的女文工团员。我幻想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婀娜多姿的舞蹈家，成为仪态万方的电影明星，至少，也要当一名手持麦克风到处吟唱的歌手，充分体味舞台给予人的美妙感觉。那时是一九六五年，“文革”快要揭开序幕，“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即将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十一岁的我却混沌无知，公然在教导主任召开的“我的理想”座谈会上将深心里的愿望公布于众，即刻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因为前面发言的同学无不慷慨陈词，宣布长大了要当“工农兵”。教导主任拉长了脸训斥我（他那阴沉恼怒的神情至今仍在我眼前）：“你就知道成名成家！你父亲难道没有教育你热爱工农兵吗？”我不知自己说错了什么，更不知道为什么要扯到父亲头上，委屈使我热泪盈眶。我坐下了，从此不再对任何人谈起深心里的渴望。

而更早的时候，我崇拜的是镇上那些荷锄戴笠的农夫。我钦佩他们神奇的手，在他们那骨结粗大、肮脏粗糙的双手下，生命从厚厚的土层里钻出来，荒芜的山坡转眼布满绿意，很快，便是果实累累，满目金黄了。农夫们忙着收割，忙着晾





晒，忙着使金灿灿的田野复归荒芜。人与自然一起构筑了奇妙的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我梦想如农人一样播种，收割。我在池塘边开垦出几垄小小的菜畦，适时播种，适时浇灌，梦想如农人一样经过播种浇灌之后如期收获。当然我的梦想落空了，每次临近收获，我的菜畦便被不知名的破坏者毁坏一空，洗劫一尽。

后来在一片批判打斗中上了中学。眼看文史课的老师动辄祸从口出，一个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发现我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我不再梦想舞台人生、银幕人生了，从《西游记》、《红楼梦》中窥见的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也顿时黯然失色，不复魅力。我暗暗发愿从此只爱数理化，如果做梦，从此只做父亲提示的梦：父亲一直希望我进清华深造，成为一名物理学家。

清华梦很快又成了泡影。等待我们的不是高等学府，而是一片“广阔天地”。在农村那赤脚下海、挑粪上山的一个又一个艰苦日子里，梦幻也变得具体而平庸。我梦想吃一顿有肉有菜的饭（因为顿顿只吃盐水拌饭），梦想下起连天阴雨，可以躺在床上昏睡三天（因为适逢大忙特忙的夏收夏种，每天仅睡三四个小时），梦想电影队从天而降，给我们送来一场电影，哪怕仍是《南征北战》（因为即使《南征北战》，也得好几个月才放上一次）。不止一次，当饥肠辘辘、精疲力竭却仍不得不继续加班割稻时，我满脑子想的只是一盘红烧猪肉一碗香喷喷的米饭……

终于回城了，生活渐渐恢复正常，然而梦想的心灵却不曾停止。走过一座造型独特的红砖小楼，我会因喜爱而戏谑地宣称这是我的小楼，我慷慨地将它借给朋友了。而事实上那里的主人是一位失势的外国亲王。踏着满山落叶，我会突发奇想，相信如果吹一声口哨，遍地落叶就会返青，甚至返回母树，而春天就不期而至了。而关于美丽人生，关于奇妙世界，关于种种可能，无限机会，自然也都常常要在青春稚嫩的心里演绎一番，梦想一番。

生活当然不会让梦想美丽迷人永无休止地演绎下去，它很快就会让你明白梦想愈多痛苦愈甚。而且几乎与此同时，它也让你明白，痛苦愈甚，梦想也就愈不可能停止。其间的尖锐对立却又相互依赖让你倍感迷惘，愈加痛苦。你相信长此以往，你的精神将无可挽回地分裂散乱。

渐渐的，生活以它混沌迷蒙的形态清晰地向你昭示：给梦一把梯子，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距离即可取消，不可跨越的迢迢银河举步便可迈过。十几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终于找到了这把梯子，我坐到后来几乎是每日必坐的书桌前，开始写下一行行带有奇异色彩的汉字。我知道在那个奇妙的瞬间，自己已从平庸琐碎的现实中分离出来，朝着绮丽迷人的梦境进发。飞扬灵动的方块字一行行、一串串，累积叠印，渐渐组成一把天梯，我看见灵魂踏上去，欣喜莫名地升腾飞跃，直至无垠……

是的，躯体有形，灵魂无影无垠；现实有限，梦幻无边无际，有限的躯体在有限的现实里感受到的是冷峻多于温馨，痛



苦多于幸福，丑陋多于美丽，无限的灵魂在无限的梦境里领略到的却迥然不同，风光大异。

自由。除了自由还是自由。自由地爱，自由地恨，自由地呼吸，自由地飞翔，自由地“生男育女”，安排人生，自由地凝固时间，再造空间。自由使灵魂顾盼生风、流光溢彩，自由也使灵魂常青，精神不朽……

十几年过去了。每天，饱尝了自由、领略了无限的灵魂总要踏着天梯下来，回到现实，回到有形的躯壳中。归来的灵魂面对丑陋现实不再烦恼，不再怨叹了，因为它已明白：现实的委琐平庸正如大地的肥沃松软，是它得以飞扬的起点，更是哺育它的柔软子宫，滋润它、营养它的丰富复杂的母性之血。

而且它也明白，只消歇息一夜，明天，它又要离开这纷纭复杂、拘谨有限的父母之乡，去做一次美妙的飞扬之旅了。

## 窗 外

五月十九日

昨夜一阵小小的风雨，早起已是大晴。拉开窗帘——一条洁白的云河粲然横在眼前！

这真是一条云的河流。那样长，那样滔滔不绝地从西天汇集而来，横贯东西，从我窗前“哗哗”流过，直奔我的目力所不及的天际！我得承认，这是一条罕见的云河，这样滔滔不绝、源远流长。看它的气度、阵容，就仿佛一列长长的庄严的仪仗队，队员们个个身着白色礼服，挺胸抬首，气昂昂地守候着奏乐的时刻——其美丽壮观，实在令人为之动容。

当然，这滚滚的云河，也不是绝对整齐划一的——一片连绵的雪白中，细细察看，颜色有轻有重，有浓有淡，而形状，更是千姿百态了。你看，这里是一排滚滚的云涛，每一簇白云都浓浓地聚着，铺棉叠絮一般，如同一个个雪白的硕大的球体。那前呼后拥、熙熙攘攘地挤着、碰着，一浪推一浪地向前卷去的阵势，真是大有“云涛滚滚，澎湃万里”的气概呢。而这边，虽然也是云河的一段，气度却迥异了。这边的云是薄薄

地、均匀地旋着，这儿一片、那儿一片地逶迤着。有的如轻盈透明的面纱，有的如少女脸上淡淡的粉妆，还有的简直就是一匹平整的白绢，无言地铺在碧蓝的空中了。更有那如一挂失了声的瀑布的，线条分明，如奔似溅地横躺着，美丽奇妙得令人叹为观止！而天际——那是最能见造化之神功的了——傲然地挺立着一簇白云，那形状，那气势，活脱脱就是一匹白鬃野马，一跃而上青天，便凝然停住了，只保持着那奔腾的雄姿，专供普天之下的人民抬头仰望！——神奇的自然，有着怎样伟大、怎样令人赞叹的创造力呵！

然而，更妙的是，这云河里的千姿百态，看上去好像是一幅幅静止的、定型的画面，实际上却是时时在移动着、变幻着的。你只要将眼睛闭上一分钟，然后重新凝望它们，你就会发现，原有的行列、原有的图案全都变了！——汹涌的云涛平息了，取而代之的是微波粼粼的湖面；平坦的瀑布不见了，起伏连绵的丘陵出现在你的面前。连那四蹄奔腾的白鬃野马，也正收拢前蹄，似乎要蜷伏下来，潜心休息一阵子了——短短的一瞬间，一切都已重新排列组合过了！你若不刮目相看，你便得做一个落伍者了！

六月二十四日

还在晚餐桌上呢，心却已飞出小窗，到那广袤的天地去了。

渐渐的，走向了夕阳下坠的方向。只见一片扇形的金辉从天的尽头透射出来，热烈而炫目，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问候。低垂的天幕上，一层橘黄，一层淡蓝，一层粉红，相互衔接交落着，相互辉映，缤纷如画，仿佛一匹鲜艳夺目的巨幅锦缎。远处，大约是西山吧，在夕阳的金辉中，轮廓分明地坐落着。但山的颜色，已不是黛青、已不是翠绿了，而是灰蒙蒙，笼着薄雾一般——随着黄昏的降临，西山似乎是睡意矇眬了。

往回家的路上踱着的时候，偶一抬头，看见了极其动人景致！——半圈明晃晃的月丝，发着白金一样的光辉，静静地、几乎不为人察觉地嵌在暗蓝色的天空！蓝天，银辉；月圈儿弯弯，天幕儿垂垂——多美丽的意境，多飘逸的月景！这月圈儿是这样细，又是这样柔，然而却明亮耀眼得令你不敢相信，几疑它是出现在你头顶的幻影！——看着它，我脑海中久久地浮起半只清辉四溢的白金镯子，眼前，则不时闪过一段亮闪闪的弧形的银丝线！

我久久地在月下徘徊，久久不忍离去。我看着这奇丽的月丝终于渐渐丰腴起来，渐渐长成了半轮明月——是的，这月丝原只是残月的细细的外圈，刚才，是造物主划了火柴，先将它点亮了。

八月三日

天是这样的阴沉，地是这样的燥热，我脆弱的心中，又是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这样蓄满烦闷和不安！

百无聊赖地走下楼来，四面八方热烘烘的气流立即汹汹卷来，团团将我围定。哦，天空、大地，你们也有烦躁的时候吗？

是的，伟大的自然也有焦躁烦闷的时候。看天是这样黑，这样阴霾密布，这样气咻咻地板着铁青的脸；地是这样混沌，这样不安，这样蒸腾着灼人的气焰。太阳是吓得无影无踪了，鸟儿、蝉儿、虫儿，全都住了口，一个个都咽了声息潜藏着。只有道旁的松枝柳条还坚守着足下的土地，但看它们病恹恹、蔫不唧的样子，也知道它们正受着炙骨的煎熬，已是痛苦不堪了。

然而，烦躁的自然绝不像烦躁的人生。造物主是顽强的、不屈的！看吧，乌云像涨潮的海涛，一阵接一阵地席卷过来、弥漫过来了，汇成了一支宏大浩荡的部队，那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气势，显然要一扫天地间的全部抑郁与沉闷；闪电的先头部队已奔赴战场了，这儿一道、那儿一道地射出愤怒的目光，如同利剑快斧、刀光火影；闷雷已在天际隆隆地响着，一声比一声响亮，一声比一声高昂，渐渐地，如同排空的怒涛，由远而近、由弱而强地翻着、滚着过来了。霎时，闪电乱劈，雷声大作，暴雨——造物主愤怒的眼泪，就要漫天倾洒而下了！

我被这伟大的气概慑住了，一反过去脆弱、怯懦的禀性，迎着电闪雷鸣，迎着即将倾盆而下的暴雨，勇敢地前行了。



前面，与高楼相接的天空，突然炸开了一声惊雷！紧接着，仿佛魔幻一般，苍穹上耸起了一片连绵的险峻的峰巅！啊，这样峻峭、这样挺拔、这样延绵不绝的群峰，竟是屹立在苍穹上的！竟是黑的云、褐的云、灰的云幻成的！看它们，峰峦重重叠叠，此起彼伏，如潮似涌；峰巅高高昂起，突兀奋迅，峻至天表。那傲然耸立于天际的雄姿、冷眼扫视大地的神态，令人想起巨人高耸着的威严的双肩，天帝拧聚着的愤激的眉峰。那深深浅浅的黑的、褐的颜色，更使这千山万壑少了地上青山的娇媚，多了天宇峰峦的庄严与伟岸！呵，是地上的险峰搬上了苍穹，还是闪电劈开了天幕，把天神栖息的峰峦泄露了出来？……莫非，这傲然耸立的群峰，是造物主威严与愤怒的显示？

果然，一道长长的闪电劈了下来，雷声又作了！漫天漫地倾下了如泼的暴雨！哗哗哗，轰轰轰，砰砰砰……到处是急雨，到处是积水。天空、大地、高楼，全都沉浸在一片白茫茫之中了……暴雨急急地倾倒着自然的烦躁，宣泄着造物主的愁闷，暴雨使沉闷窒息的大地，一变而为活泼热烈的海洋了……

我兴奋地在密匝匝的雨帘中穿行着。心头的烦躁郁闷，不知什么时候，已飞溅得无影无踪了。——雨还在不停地下着，然而，已经可以预见雨后清新美丽的世界了：天空复归湛蓝，蓝天架起彩虹，大地迎回滋润，空中弥漫着温馨。大自然以艰苦的挣扎、紧张的搏斗战胜了自己，又将恢复宁静，恢复平和了。